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八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

臣潘廷筠

中書

臣劉源溥

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

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

臣杜成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八十五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史傳

浙三大功臣傳

劉基字伯溫處之青田人少穎敏絕羣讀書過目輒誦
善經學工屬文傍通天官陰符家言元末舉進士嘗從

肆得星厯書留之一日而返之卽閤記如流其人驚而歸基書基笑曰安所事書書不在吾腹耶授瑞州之高安丞故秘書監揭曼碩有人倫鑒見而謂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殆過之基為丞以廉節著發擿姦伏數與強禦挺小民愛若慈父而貴豪多不便者嘗反故獄檢案盡得其陰私前檢官以罪去嗾而謀中基行中書省乃移基入幕府以全之尋與其長抗議不合投劾歸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復論御史失職受臺抨再投劾

歸基益任誕不持循循嘗游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射湖水客以為慶雲將賦詩基大言曰天子氣也在金陵十年後英主出其下非我誰名世者衆掩耳稍遁去基獨與門人沈與原攜飲湖亭沈醉乃別時無能識基者西蜀趙天澤獨竒之謂曰公乃受魏玄成目耶非諸葛孔明莫能當也為文以王佐期基而方谷珍反海上省憲乃辟基元帥府都事與元帥築慶元諸城以逼谷珍時左丞脫里特穆爾議招撫基持不可曰谷珍首亂赦

之無以懲後所赦計獨其餘黨耳左丞曰善以便宜進
基行省都事與謀谷珍懼使陰賄基基卻不受持前議
益堅左丞乃聞之朝而谷珍悉其賄使人浮海至京交
關用事者許谷珍官聽之降而坐基擅持威福傷人主
好生德奪職羈管紹興併罷左丞基感憤慟哭嘔血欲
自殺門人穆爾薩曰先生自負何若而與匹婦共溝瀆
耶且太夫人在堂奚賴固持之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
諸山水游必有記又多為歌詩自適而谷珍益肆橫不

可制山寇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辟基授以兵基且撫
且討寇悉平而是時舒穆魯宜孫為樞密院判負義幹基
與之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經畧
使上基功而用事者右方氏僅以基故儒學副提舉資
遷總管府判基既左轉又失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臣
不敢負世祖皇帝無所措足矣遂逃歸青田山中著郁
離子以見志衆避谷珍者多依基自保客或說基以公
才從惡少年數萬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傳檄而下也

方氏計有杭海走耳畫江而守之此句踐業也基笑曰
生平惡方氏張氏刺促狐鼠今乃效之耶會高帝以下
金華定括蒼基置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乃豈人力
也耶客亡去基遂決策從高帝而會上使使以金帛來
聘乃付其衆弟陞曰善保境毋為方氏窺也遂與章溢
葉琛間道走金陵且謂溢琛吾西湖言驗矣既見上陳
時務十八策上大說語基先生有至計勿憚陳吾能行
之俄偽漢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而軍勢張甚上欲

發兵禦之而衆恒擾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之者至有勸納款者基後至獨張目不言上為起入內趣召基屏人語曰先生可以有言乎基曰先斬主納款及奔鍾山者然後言上固問計安出乃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徼取之故易耳夫取威定霸在此舉也而言納款及奔者何也上於是決策誘破友諒盡覆其衆以克敵賞爵基基弗受時上雖已定江東稱吳國公而奉明韓林兒座於中書省基怒罵曰彼

牧豎耳奉之何為遂不拜上怪而問基基陳天命所在
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師攻友諒之皖城不下基謂彈
丸地何足久勞我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
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如基料都督馮勝攻某城上
使基授之方畧基以一赫蹏封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
某方青雲起即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
中昃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躡其後
擊之可盡擒也勝啓讀之初亦莫敢信已而青黑雲起

具如基言始以為神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丞相
胡廷瑞使其子請以洪都降有所要質上難之基從後
倚所坐胡牀上悟而許之洪都下前是基以母喪告歸
上固留不得行至是復伸前請始許而以禮官館伴賻
祭踰等基歸至衢而苗軍叛殺金華括蒼守將胡大海
耿再成等衢人洶洶其將夏毅憂之甚迎基入衆即帖
伏基為移書諸屬邑俾固守以俟邵平章之兵至而悉
誅諸叛將基治葬畢輒為人言上神武必有天下叢爾

方氏不為竇融當且為田橫而方氏亦素畏基卑辭以幣來唁基白之上上使受而答之因騰書宣上威德方氏遂請降上於軍國有所謀輒馳使以書叩基基事事條答皆懸中俄驛召還道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右丞文忠時為帥奮欲擊之基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基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公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壁耳所留皆老弱俘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衆基既還

京入謝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陬生謂士誠密邇且富而弱宜先若為我策之基對曰士誠自守虜耳陳氏據上游稱帝此不宜久蘊崇之取陳氏士誠則囊中物耳而會友諒復攻圍洪都上遂率師逆擊之大戰於彭蠡湖雖小利而尚未決基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而是時張中亦在師中所謂鐵冠道人者臨川人其於破友諒筭尤神絕他占驗亦稱是愈於基國事謀斷弗如也置太史令秩正三

品基領之日中有黑子基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叅
軍胡琛伐陳友定敗沒上方欲刑人而基入見亟語之
夢以頭有血而土傳之故欲應之基曰頭上血衆也而
傳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上為停三日囚待之
而海寧降上大悅悉以所停囚付基縱歸里熒惑守心
羣下皆惴惴以上且有誅僂基密奏宜下書罪己以回
天意上許之衆乃安大旱上特命基諗滯獄甫決雨隨
澍時基最為上所信嚮所言無不聽而中書叅政張景

寵相軋猶時時念故元君欲為元弱明使人上書頌上
功德請及時娛樂侈大宮闕以明德意上出以示基基
曰是欲為趙高也景色動心怨基乃使其腹心齊翼巖
伺基陰事欲以中基而景先坐事誅司天臺災翼巖遂
飛章告基專擅顧所評皆取上密旨行或有請而報可
者上怒面詰翼巖等悉得其受景指狀磔於市上即位
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如故諸大典制封賞冊拜皆基
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計定時處州七縣糧當加

於宋歲額五升而上獨令青田僅以五升為額曰令鄉里世世子孫頌劉伯溫也時左丞相善長貴盛基獨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平也而適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因彈之基為上言李舊勲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且汝忠力足任此基叩頭曰為巨室者棟必大即輕易棟而得小者寧無為室憂上乃解一日上欲相中書左丞楊憲以問基基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任理為衡而不以己與

乃稱憲寧能無已也問右丞汪廣洋何如曰此褊淺殆甚於憲叅政胡惟庸何如曰用之債輾破犂犢也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毋逾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第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恐孤陛下恩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巽懦惟庸以大逆皆不良死而會上幸鳳陽基與左丞相居守請於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且今刑亂用重必使紀綱肅而後惠政可施乃飭諸道御史一切按劾權倖無所避而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

彬省寮且素暱之請於基得緩獄基不聽獄具馳奏報
可基即斬之丞相大恚恨俟上歸而訴基盛夏方祈雨
僂人於壇壝之下非所以奉承天意上惜基持其章不
下而風基以病請告就醫青田時上再幸鳳陽不能無
畫繡意建為中都而銳欲出塞滅王保保基瀕行謂上
中都曼衍非天子居王保保不可輕也其後皆如基言
明年大封功臣手詔叙基勲伐召赴京師命兼弘文館
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乃封基開國輔運守正

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勲級猶二品而祿二百四十石僅得忠誠伯之半非所望也又明年復予告歸里基既歸猶上章問起居撰賀平蜀頌上亦優詔答之時及天象與時務所宜嘗為上陳甌閩事蓋甌括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三魁為鹺盜藪方氏所由亂基奏於其地立巡檢司以控扼之其姦民弗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而大豪復陰持其竄基時使子璉上書奏之而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左丞攝相事銜

基舊語使刑部劾基欲購淡洋地為基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窘其人致激變疏上弗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而第令移文使基知基乃馳入朝見上不敢辨唯引咎自責而已亦不敢言歸惟庸俄代廣洋為右丞相尋進左基乃大感曰吾安敢希言驗即驗如蒼生何遂邑邑不樂以至屬疾惟庸覘上之念基急乃陽為好者以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基飲之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間以白上上亦不信也又三月寢劇使使問之知不能

起乃為文以贈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基且卒以生平所習天文祕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上之母令後人習也又為一書大畧勸上以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寬猛若循環然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與京師形勢相絡授其次子仲璟曰惟庸方在事上之無益是不久必敗敗則上思我其時可密聞也基為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果勢壯不復反顧而揣摩事計多中其於天文尤懸斷不爽若鬼神初上禮

重之呼老先生不名又時時謂人伯溫吾子房也然卒
不以為相封拜亦輕最後恩禮亦漸薄人以為中惟庸
間云洪武十三年上誅左丞相惟庸等果復思基言召
其子璉拜考功監丞遷江西右叅政蚤卒二十四年召
璉子鴈復故封誠意伯歲祿五百石予世襲二十五年
卒子法幼而璉弟仲璟奏基遺疏拜閣門使遷谷王右
長史靖難師起谷王開金川門降而仲璟獨不屈下獄
法亦停襲法子樞孫曇曾孫祿至景泰中思基功授翰

林五經博士子憲前卒孫瑜至弘治中晉授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中追贈基太師諡文成嘉靖中復封瑜伯爵歲祿七百石卒子世延嗣

弇州外史曰世以誠意伯多帷幄契又善天官家言相率為神鬼之說傳之往往過實天官家言誠巧合命中矣然不明其所繇授死而上之中秘雖其家亦無習者世所傳皆謬以故余盡絀之不錄大較誠意伯之為人磊落慷慨不愛其奇以佐英主男子哉至明哲保身之

微視少伯子房小讓矣百餘年而人主思之三推德而復故封抑何篤厚也同誠意伯薦者章溢亦至御史中丞著績方面葉琛守洪都死事宋濂為學士承旨掌故侍從有聲基之文與濂埒而材過之

于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七世祖某仕于金為汾州節度使子孫世世為大官至高祖夔而仕元為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曾大父九思仕至湖廣宣慰使都元帥最後遷杭州路總管卒老於杭遂

為杭人大父文始仕明為兵部主事改工部父彥昭有
隱君子行受謙封兵部右侍郎再與其曾大父父俱贈
少保兵部尚書謙生而頗哲美容止七歲僧蘭古春善
相見而大奇之曰所相人毋若此兒者異日救時宰相
也十六補邑諸生時按察僉事行學督責諸生過峻爭
噪而持之方誣攘間僉事墮泮宮池諸生皆驚走出謙
獨前掖之起僉事瞽乃欲以罪歸謙謙徐對曰噪公者
走不噪公者留此易曉事也今不罪噪公者而罪不噪

公者猶可而因以罪援公者其謂何僉事意悟乃止而謙由此顯名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啞每奏對宣廟前上必為傾聽而是時顧端肅公佐長臺事其御寮屬甚嚴而獨才謙以為已弗如也按江西辯一誣獄出數百人之寃死者藩國挾和買為市屢害謙復按懲之一方若滌頌聲滿道歸復偕錦衣官校按捕官河之匿私鹺者謙所按覈於權倖不小避扈蹕下樂安州漢王高煦既面縛降上卒命謙

數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煦俯首戰慄
稱萬死而已上大悅還師第賞鈔幣與大臣同久之議
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糧稅兼練卒撫民上手書謙
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西奉璽
書以往時年僅三十三時人榮之謙感上知遇夙夜拊
循郡邑延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饒則多出官糴糴民
粟歸庾儉則吐庾粟減直以糶公私得相贍而於下尤
利齊秦民飢徙入河南者謙令邑各給田初與之牛種

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清河勢將潰謙厚築堤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暨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由官道俱責種樹間鑿井以蔭行者而飲渴者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不能至其地往往翫狎請別設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為官屯邊用充溢謙于吏術民事亡所不精剗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綱紀為急當是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毋不多報可以

是得行其志他措置多遂著為甲令滿九歲遷左侍郎
食二品俸得封其父母謙既在官久威惠流聞嘗輕騎
自河內歷太行而盜有窺者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走
曰不知為我公死罪幸赦我謙異數當入朝議事人謂
即不橐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如合薌乾菌裹頭之類足
以充內交際耶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
且交際物之幾何而閭閻短長可畏也因賦詩見志入
朝舉叅政孫原貞王来自代是時三楊前後卒而中貴

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謁嫌之勒給事中廷劾
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
繫三月署讞上振怒適解乃謂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
名若于謙者恣甚欲治之今乃非此于謙耶赦之以為
大理寺左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俱顯名景泰中至
尚書與謙畧相埒謙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
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少卿
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至鎮十

九年矣是時南北婁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鄺莖以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弘斷部事雖稍稍飭然尚扼於中貴人振不能大展而亡何為正統己巳額森引兵既破畧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上下詔親征謙與鄺莖上言額森一豎子耳諸邊將士足制之陛下為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奉以與豎子角乎請毋煩六師上不聽莖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子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郕王攝政

以輔之王御左順門時中貴人振雖死兵間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於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捶之立死又捶二閹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獨直前掖王且啓王下令曰捶順與二閹死者義激無罪少選俟得請皇太后即族振且籍順等家衆姑退於是王乃

起謙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為篤老臣執
謙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為尋
進兵部尚書謙謝弗允乃上言扈駕文武臣有預軍事
進止當以失機論即死亦不宜濫卹報許郕王既即大
位益賢謙虛已委焉入對慷慨泣奏曰敵得志挾我大
駕勢必長驅而南今六軍實力武庫兵器盡矣司馬宜
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
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穎雷通張軌等分守之都

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叅馬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囂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敵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為之直敵所急者草諸厰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敵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遛當譴謙惜其材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為大帥而身摠其機宜進止不効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邊報益急而侍講徐

瑄者以曉暢軍事聞且好言天象上使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力謂紫微中宮皆有變必反故都而後吉諸中貴人之鼠竄者戀土者相軋未定而搢紳士人多遣其私重歸謙乃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寧此百官萬姓帑藏庾廩萃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敵乘勝驕實不足畏也上聞之曰善其一聽謙處分十月額森挾太上皇帝破紫荆遂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第堅壁以老之謙曰不可

賊張甚矣而我又先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擐甲統大營
營於德勝門外諸門皆有兵摠二十二萬敵見我兵盛
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我謙乃設伏於空屋使數
騎誘敵敵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孫鏜毛福壽復
敗之西直門謙使諜謀上皇輦駕遠夜令人以火砲擊
其營死者千計賊遂退有詔褒于謙進加少保總督軍
務謙固辭言臣以猥薄致位六卿任重才疎已出望外
今大寇未靖邊事未寧當聖主憂勤之時人臣効死之

日豈以大馬微勞遽膺保傳重任所有恩命未敢祇承
不許謙退而語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耻之今謙不能
死而以微功賞能無重耻哉復上疏固辭不許大同叅
將許貴奏請遣使腆其幣以款敵而徐為討伐計謙謂
前者故非不遣使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遣而敵隨入
寇通政王復少卿趙榮遣而不獲徵太上一信其狡焉
侮我而齬我何似而可言和況敵不共戴天讐也理固
不可和萬一和而敵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弊不從

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劾貴介胄之臣而委靡退怯法
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敵不能挾重相恫喝抱空
名不義之贄始欲歸太上而謙之伏禍肇矣謙以涿易
真保諸州郡為京師拱衛關事力單甚乃皆宿兵使都
指揮陳旺等分將之而右都督楊俊帥焉久之皆屹然
重鎮俄諜報敵逼撫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
亨於鴈門關烽火連屬衆皆恐請大發兵援之謙筴額
森尚遠塞必張疑兵以脇我乃上方畧授亨等使皆堅

壁而令各營秣馬厲士使若將大舉者已而敵果不至
中貴人喜寧者故俘卒也下蠶室得近而後復沒敵為
敵用諸所要挾皆寧謀謙密授計楊俊捕而磔之復授
計侍郎王偉誘誅為敵間者小田兒敵自是益計屈時
復議遣使與額森和且迎太上羣臣王直等請之力上
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而今復此紛紜
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言和者
覲以解目前而得為脩耳上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於

是左都御史楊善以泛使往而上皇返駕先朝處降人
近畿額森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謙與上謀
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
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他患楊洪既自獨石入衛而
所留老弱凡入城悉歸額森然彼亦不之守謙謂此宣
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計使以精兵由龍
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戰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
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

鎮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楚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省養又有獐狃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獨運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勲臣小不中程律即請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耀霆擊靡不惴惴效力毋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景帝能用人太上既歸上奉之南城又欲易皇太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

而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傅等官謙得太子太傅
且命兼支二俸羣公皆一辭謙獨再辭其文婉約以示
風上弗許時已已城下之後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
爵心愧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
至再三有云縱臣欲為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
假手於石亨於是亨益愧且恨謙矣上復賜謙闕西甲
第謙辭曰邊患未戢何以家為去病豎子尚知此意臣
獨何人而敢饗此又不許乃置上前後所賜璽書袍鎧

冠帶弓劍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謙多
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痰壅上使中貴人興安太醫
院將董宿視之云治痰必需竹瀝上為親幸萬歲山伐
竹以賜且命計謙日用所需悉出自尚方謙惶恐謝且
乞歸詔免朝謁尋賜璽書褒予備至太宗以北伐故宿
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往
往役占土木之難半以委敵其額雖有五軍神機三千
諸營將不相屬相文調為恒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

營營以一都督領之五千人為一小營營以一都指揮領之餘兵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雖有楊洪石亨抑溥為大帥而進止賞罰一由謙相顧順首而已洪亨皆老將宿猾而亨尤貪縱侈自快謙事裁之洪死而子俊恃勇驕桀不可馴嘗疏請悉發京營與諸鎮兵大舉逐寇而犂其王庭可以得志謙持不可曰大舉未必能值敵值敵未必勝而彼率其別部異道而擣我虛寧萬全策也俊語塞後竟以不法為謙紕論削亨有從子彪以

驍勇著亨恃而強謙出之為大同游擊將軍以是益恨
謙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誠者與謙共兵事亦啣
謙氣陵之景皇帝不豫石亨謀與吉詳等發南城錮迎
太上復辟甫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謙文
與中貴人舒良王誠張永等謀迎襄王為帝坐以謀反
律凌遲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鞫日亨等加鉗鎖
鍛煉文不勝憤辨之苦謙笑曰亨等意欲死我何益既
奏上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時徐理者改名有貞

而與亨比前曰不倖謙此舉為無名謙遂論斬棄市籍
其家自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歎
吉祥麾下達官指揮多爾者以一觴酹其地而慟吉
祥恚朴之明日復酹慟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涸龜底孫
原貞時鎮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吾甚虞于公謙死
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為尚書不一載而敗籍其貲
列內廡上名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
遇若一身而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耶俄西北邊報甚

亟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謙在不令寇至此
上為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獄
流金齒又三年亨下獄庾死家籍彪棄市又二年吉祥
與其從子昭闕反族謙有一子冕自府軍前衛千

戶赦歸憲宗初上疏白寃狀上憐而復其官賜祭有云
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姦
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
稱之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賜

特祠於其墓曰旌功冕改文資累遷至應天尹有幹用聲無子其族繼者數世而至嵩嵩今以都督僉事鎮福建謙為文肆筆立就詩亦爽儁然少裁割獨其於奏疏尤明切嘗口授兩吏傳寫指腕為痛所存奏牘若干卷集若干卷

弇州外史曰北地蓋有李夢陽云其為于謙祠記而曰謙死一時痛之云鷺鷥冰上走何處尋魚噉而當敵之擁太上而南至宣府宣府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

國有君矣至大同而大同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
國有君矣而謙獨颺言曰社稷為重君為輕斯言也功
以之成禍以之生然歟否耶謙以介冑分不言和而言
戰守當太上之迎復謙不為梗小梗者王文楊俊耳景
帝之信謙謂其能禦圉非有布衣腹心素一不合則睽
再不合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
之漢高而謙能得之景帝乎哉天命所皈大寶中奪小
人貪功伏機焱發元勲甫就膺此禍烈智不及避勇不

及決悲哉天乎不十載而旋定旌與雪偕燬矣純皇帝
之為純也令後世思君臣矣

弇州續稿卷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八十六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史傳

王守仁字伯安紹興之餘姚人父華舉進士第一侍日
講修國史會典累官南京吏部尚書有長者稱母曰鄭
夫人當娠而王母岑媪夢神人袞冕乘五色雲下抱一

兒授之驚寤聞啼聲則已生守仁岑媼以語王父天叙
名之曰雲五歲尚不能言一日出從羣兒戲有僧見而
撫之曰是非凡兒柰何名泄之耶王父悟因為更今名
即能言而讀書復即過目誦十一歲嘗從父華北上過
金山試之詩得二絕句皆奕奕神令華以是竒之然為
兒戲猶故一日之市所與鬻雀者爭游客熟視之出篋
錢市雀而送守仁歸塾曰少年貴當極人爵立非常功
名且徧閱他弟子語其壽夭貧賤後皆驗而守仁自是

稍受經術工屬文一日謂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取
甲第耳守仁曰讀書乃僅取甲第耶如聖賢何父華聞
而歎曰異哉乃欲令我愧見之然已負其材氣十五訪
客於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與諸屬國相角射因縱觀
山川形勝慨然有勒碑燕然志踰冠舉鄉試其經術藝
文益大進而益好為兵凡三舉而為會試第二人遂登
甲榜使治前威寧伯王越葬守仁少則夢威寧伯貽之
寶劍既葬而其子出以威寧伯所佩劍為謝則宛然若

覲矣益沾沾自喜還而朝議方急西北邊守仁為筴得
八事上之其言皆警剴報聞尋授刑部雲南司主事當
直獄歲行盡而故尚書侍郎家畜猪飼以囚食甚膺守
仁悉殺以享獄卒及囚莫能詰也出決江北囚事竣游
九華諸山有所遇遂好神仙之術明年引疾請告前是
守仁與諸所善太原喬宇廣信汪俊太州儲巘河南李
夢陽何景明山東邊貢相切劘為古文辭名藉藉已而
厭之曰滑我精耗我神我且為之役耶因築室於陽明

洞中頗習導引習之久而有若先知者衆譁且以為仙而無所得遂游南屏虎跑諸刹與諸禪衲偕往往有所發明久之乃北上道山東而巡按御史陸爾聘之主試程式文皆出其手遂為諸省冠而所得亦多顯名士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明年中貴人劉瑾等導上為狎遊南省臺臣戴銑等爭之力瑾矯旨捕置詔獄守仁上疏謂君仁則臣直銑等以言為責如其善自宜嘉納即不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緹騎劾午拘

攀載道即陛下非有意怒絕之而下民無知妄生猜懼
自今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孰從而聞之
幸寢前旨俾各供職如故適足以廣大公無我之仁明
改過不吝之勇瑾銜其言切下之詔獄廷杖四十死而
復蘇謫貴州龍場驛丞守仁至錢塘欲緩行而瑾使人
尾之急守仁懼不免乃托投江而輕舟自海至閩入武
夷山中歸又逾年始之驛諸苗夷相率伐木為室以居
守仁守仁乃益講學所治經往往取心得不必與前訓

詒比矣提學副使席書與守仁談而伏創書院命諸生
師事之又明年瑾伏誅擢知廬陵縣至則選里正三老
委之詞訟而摠其凡囹圄空虛他若立保甲清驛供杜
巫賽定水次兌絕鎮守橫歛至今守之為甲令云入覲
遷南京刑部主事覲事成留為吏部驗封司主事已同
考會試始講知行合一之學與增城湛原明友而朝賢
有師事之者矣遂超為文選員外郎明年進考功司郎
中是時楊一清為吏部器守仁而驟用之其年進南京

太僕寺少卿分署滁州從游者日衆始教人靜坐以存
天理去人欲為實功搢紳之士非篤信其說則怪之以
為迂僻不堪用而是時王瓊為兵部尚書用事獨竒守
仁才以為不世出會南贛汀漳等處俱有山賊憑險阻
為亂郡邑苦之乃擢守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
地守仁至則先行十家甲法務使姦無所容又以高皇
帝訓勅其父老子弟賊聞而易之弗為慮也而守仁左
右及麾下將校至郡邑輿僮之類又多為之耳目守仁

微得老隸最黠者致密室而脇之曰汝自知當死不肯
為極言賊情實吾賞汝隸迫則盡吐賊情實守仁笑而
賞之乃故為不可測意在此則示以彼或更在彼則示
以此每令形家者擇吉日出師則復止之或將發復不
果以多方誤賊而陰勅諸兵備道募選郡邑材官力士
以三之一赴軍門使與舊兵叅而身教之擊射明賞罰
以勵之時初戰破賊於長富村追之至象湖山會閩廣
兵至且合賊迫潰圍而出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戰死諸

將懼請俟狼兵至而後大舉守仁怒責之曰戰小挫何損且兵豈不足耶而需狼兵乃親率所選士進屯上抗倖諭諸道姑以牛酒犒師使小息俟秋而再舉謀賊憚即分兵為三路約以同夕銜枚進中軍奪象湖之隘方大戰而奇兵乘間發遂大破之閩廣兵亦盡破其巢四十三所斬獲大酋詹師富等七十有奇賊屬牛馬輜重無算捷上因請立崇義縣治盡得賊之要害地而耕之報可加歲俸一秩賜銀幣而前是守仁謂巡撫權輕不

足以控壓諸道因上奏云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整齊衆心鼓舞士氣誠得以大軍誅賞之法責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令旗令牌便宜行事如是而兵不精賊不平臣無所逃死王瓊讀而歎曰不與此人權將誰與也覆奉改提督軍務兵馬糧餉悉聽便宜區畫用兵進止不必奏聞文武官逗遛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於是守仁得益展材用立兵符申約

東且為文撫諸賊詞旨悱惻懇至而賊酋黃金巢盧珂
鄭志高等相率皈命矣已遂運兵破橫水賊擒其大酋
謝志珊等五十六鹵斬從賊二千一百餘級俘賊屬二
千三百餘人因使使諭桶降賊方孤疑未決乘其懈襲
擊復破之擒大酋藍天鳳等三十四鹵斬從賊千一百
級俘賊屬數如橫水時泐頭賊尚強而其酋池大鬢等
尤黠桀故與降賊盧珂等讐守仁使使以牛酒諭降之
乃報曰大鬢等欲歸死而盧珂等將乘虢而掩我家室

今者不解甲以自保耳守仁乃陽移文責珂志高等而
珂志高等急上變謂大鬢等實挾詐以老我王師且列
其寇亂狀守仁復陽怒杖責盧珂等下之獄而諭之情
復以新厯給大鬢等且諭使來見大鬢乃語其腹心曰
欲得伸必先屈贛州伎倆我亦欲先勘之遂以其醜勇
九十二人裹甲來見守仁為慰諭宴犒之館於祥符宮
使更新衣習禮供張諸侍甚設大鬢等喜過望至正元
之次日守仁張樂大宴伏士以待引大鬢等魚貫入即

俀之庭無一脫者遂出盧珂等於獄使之歸發兵為鄉導夜半守仁出師與之會遂破泐頭石門覆其巢三十餘擒大賊五十八酋斬從賊二千餘餘奔九連山守仁以九連深險不易攻乃使精卒七百人衣賊衣佯若奔潰者賊從崖上招呼與相應久而賊覺之則師已度險賊狼狽失據大軍蹙之皆就縛守仁既已盡得賊地相險要增設和平縣治如初捷上進右副都御史于世官錦衣衛百戶再進副千戶守仁念非王瓊精心任之毋與

成功名者每疏捷輒歸本瓊不容口而內閣首臣與瓊
交惡因而訾及守仁矣守仁雖旦夕軍旅而不廢與諸
儒生講學最後乃為致良知之說直指本心自然最簡
易痛切乃至欲盡廢學問思辨之功以行誼一切皆粗
跡其始頗推鵝湖謂其能紹孟子所重周程而所詆在
朱氏自致良知之說行天下高明之士樂于頓而惡檢
束者喜其便直推以上接孔子而拘方者不能無呶訾
矣時寧王宸濠謀不軌素浮慕守仁而畏其擁強兵上

游使腹心劉養正往探之養正故善守仁好講學弔詭而守仁亦使其門人冀元亨應宸濠聘欲以窺其為人語兩不合而罷時福建軍人進貴殺官吏以叛聞詔遣守仁往勘處尋事已平於是守仁取道南昌圖歸省抵豐城而宸濠反殺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達劫府庫署置將相劉養正李士實等守仁聞變即返而宸濠已遣兵千人逆之守仁入於漁舟得免是夕抵臨江又三日抵吉安吉安知府伍文定邀守仁起兵討宸濠守仁

然之乃與文定計上疏告變而移檄列郡暴宸濠罪俾
各率吏士勤王時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嶺外復命
道吉安守仁留之紀功守仁兵未集而憂宸濠之兵速
出曰南京空城耳而實無備宸濠至則下矣南京下事
未可知也乃為檄檄諸郡邑使備餉云准兵部咨題請
都督許泰卻永以邊兵四萬由陸取鳳陽道都督劉
暉桂勇以京兵四萬由水取淮揚道督臣王守仁以兵
二萬自南贛發楊旦以兵八萬自廣西發秦金以兵六

萬自湖廣發皆會趨南昌所經由闕供者以軍興法從事又為蠟書貽李士實劉養正云得密示具為國至意第從史使早出足一離省大事濟矣而故繫宸濠之謀示將斬而令黥校監者偽若與宸濠款泄而縱之宸濠微得書檄徬徨未決而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內疑十餘日而探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紿之留少兵守城而劫其衆六萬人號十萬襲九江南康皆下之進圍安慶不下守仁兵已集又謀

知宸濠離南昌乃大喜慙衆至樟樹鎮使精卒四百襲破其伏兵之在新舊厰者躡之至暮士蟻附而上遂破擒其宜春王拱樛中涓萬銳等千餘人宮人多焚死守仁猶在後軍質明而始知之建大將旗鼓入城申約束拊循其脇從吏士然已不能無所傷殺矣守仁留二日即發兵躡宸濠宸濠時為安慶所抗氣稍沮而驟聞南昌失守解圍自救守仁使伍文定等以四郡精卒三千分道逆擊之都指揮余恩以游兵四百往來為疑兵而

陳槐等復以兵二千分為十餘軍張疑設伏與文定等密相應與其前鋒遇於黃家渡文定等佯北以致之賊爭利競進而亂邢珣以所部衝擊斷其中堅文定恩等乘之伏羣起賊遂大敗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之城守者以自益守仁乃分兵襲取之明日復大戰我兵小却守仁急命取先却者頭益爭奮賊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水死者以萬計宸濠益大懼乃聯舟為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而詰責敗者將斬之未決而我

兵四面至炮火碎其副舟遂奔潰妃嬪皆與宸濠泣別
沈水死遂擒宸濠與其世子眷屬李士實劉養正等數
十人斬首三千級溺水者二萬餘浮尸衣甲器物亘十
餘里尋分道搜捕其餘黨殆盡捷聞寢不下前是守仁
上宸濠偽檄未謂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
騷然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黠者謀動干戈冀竊大
寶且今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姦雄豈直在
宗室興言及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

節莫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皇上宜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絀姦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游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能難也而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為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守仁乃俘宸濠取內道以獻忠泰等使人要之於廣信守仁弗聽抵錢塘而遇太監張永

永時稱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乃極言江西遭禍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為羣小在君側欲左右調護聖躬耳非為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自知之守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欲謁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而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銜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為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

皆悅乃不能有所加於守仁而歸復諧之上謂守仁且反獨張永保持之於是守仁請賑卹其士民且以大水自劾語極懇切皆報聞世宗初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甫大喪不宜舉宴賞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遂歸省父華於越尋論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封如之時人以為榮華尋卒守仁憂居而從游者益衆相與推隆之又以功高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

有目為偽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鹵掠反得寧邱之金
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策其不勝而背之者言
絕醜不可聞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
上賞其他皆名示遷而陰抑絀之守仁不勝憤乃上疏
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溫旨慰諭不聽會守仁之
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綰皆以議禮得幸上力稱
守仁賢而復為言之張璁霍輅等皆有所推轂然江西
輔臣故銜守仁不能特薦猶持前論而其鄉人之忌者

至誣之史以故推兵部若三邊若團營皆弗果用而最
後田州土守岑猛驕不用命縱兵躪其鄰郡右都御史
姚模討而誅之其二子逃別將盧蘇王受各擁衆以叛
兵驟進不利時謀易帥乃召守仁起家以故官兼都察
院左都御史總督二廣及江西湖廣四鎮軍務討之守
仁且至而徵兵已大集盧蘇等亦素懼守仁威名窘甚
守仁意不欲多殺既抵南寧即上疏請一切撫綏而以
便宜悉散其衆而僅留楚兵數千自衛使使招諭盧蘇

王受皆大悅率衆掃境叩南寧為四營而各挾其心脅
數百人入見守仁為諭諭杖之一百然聽其人為伍伯
取完事而已因改田州為田寧赦岑猛之後與盧蘇王
受皆弗誅因蘇受兵以攻斷藤峽寇斷藤峽者即大藤
峽其中諸徭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峒連絡數十
餘巢盤亘三百里數出流劫郡邑自韓雍大征之後無
能平者守仁使盧蘇等為鄉導挾永順保靖二宣慰土
兵分道深入大破之斬敵者三千餘級鹵其男女牛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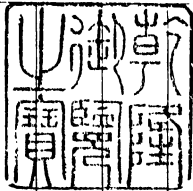
資械以萬計守仁方欲移府治建衛所增兵設官次第上疏而病矣始報平盧蘇等詔賜金幣遣行人奉璽書獎諭而及是平斷藤捷上則上以手詔問內閣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平生學術一清等不知何所對守仁之起由張聰桂萼薦萼故不能善守仁以聰強之而後萼長吏部聰入內閣積不相下萼暴貴喜功名風守仁以取安南守仁辭不應楊一清者雅知守仁而會黃綰嘗上疏稱守仁賢謂當入輔而又有他疏陰

指一清辭甚厲一清亦不能無移憾也守仁既病益甚
上疏乞骸骨因北歸度大庾而革卒於南安舟中年五
十八桂夢覘上意不悅守仁因奏叅其擅離職并處置
田州事宜失當下公卿議僅不奪其爵而已停世襲且
盡停其他卹典守仁有一子曰正億久之上怒解始得
襲錦衣衛副千戶隆慶初用諫官言贈守仁新建侯諡
文成賜葬予祭及贈告詞推明為元勲聖學正億得嗣
爵正億卒子承勲嗣守仁天資穎敏絕世少而好古文

辭爽朗多奇晚取詞達不能工也既以氣節名世又建
不世勲迨有志聖學一切盡掃去之而識者不謂盡然
又其慕好之者亦挾以兩相重其御烏合籠豪僞待宵
人蹈險出危倣儻權譎種種變幻孔子有云作易者其
有憂患乎抑中古以後不能不爾守仁之語門人云無
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
知為善去惡者格物以此為一切宗旨云

弇州外史曰見長者言與守仁辨不能不心折也即不

心折亦不能有勝退而讀其書則平平耳今天下之好
稱守仁十七八也間有疑之者以其學故若乃起義旅
擒叛王不使九重之尊輕與匹夫角而大事定其功孰
能難之



弇州續稿卷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八十七

詳校官編修_臣潘廷筠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_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_臣杜成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八十七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史傳

王驥楊善徐有貞王越傳

王驥字尚德其先大原家大同之宣寧尋徙東鹿為東鹿人
世世務農至驥而始讀書三十餘成進士驥為人長身

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膽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畧以選授兵科給事中永樂間上神聖羣臣奉職不贍而給事中職不專封駁論建驥嘗奉命鎮山西兼飭邊備奏蠲鹽池逋課二十餘萬緡其人德之尋遷其省按察副使益以持憲有聲超為順天府事治遷兵部右侍郎前後滿九載進尚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為要重張本材而廉稍以刻稱許廓僅僅循職而驥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時西寇阿爾台多爾濟巴勒數侵盜甘涼諸邊戍

殺掠吏人左右副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
疑莫發於是驥輟部務行邊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
指揮使安敬為偏將驢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敵
至魚海子將反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
言狀上密勅驥責貴死狀而倂敬軍中以殉驥故秘之而
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下曰汝奈何逗撓誤大計命斬
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士股栗莫
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

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
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臙脂堡西抵
深溝壘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
峪北抵天倉屬蔣貴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
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下詔任禮為平羌將軍蔣貴趙安
副之而驥特為監督討阿爾台多爾濟巴勒諸進止悉取
驥驥謀敵營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為前鋒而自
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旄旂不能成功毋相

見也貴感奮直前搏敵敗之渡黃河遁去貴等追敗之於石城敵食盡竄烏拉納地北依阿爾台貴復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托羅及裨校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多爾濟巴勒與阿爾台以數騎遁尋暍死而任禮兵亦至梧桐林得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明日至伊濟鼐地得偽萬戶二人以為鄉導窮追五百餘里至黑泉而還招其平章阿達平并部落數十帳降右軍趙安等

出昌寧至刁力溝得右丞達魯噶齊三十人駝馬兵甲
稱是捷聞貴禮皆進封伯爵而驥兼大理寺卿兼食其
奉尋詔還理部事久之麓川宣慰司任發叛雲南摠兵
沐晟與弟昂討之數不利晟至以憂死而刑部右侍郎
何文淵援舜舞干羽格有苗事請使使撫諭之驥與太
師英國公輔等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於舊屬小夷
非策時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絀文淵說而
命定西伯蔣貴為平蠻將軍驥摠督軍務率副將軍

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兵合十五萬討之瀕
行賜驥貴黃金兜牟細鎧蟒繡緋衣朱弓矢驥馳傳至
雲南而貴等兵集會賊酋刀令道等以衆三萬象八十
抵大垓州欲畧景東諸處叅軍兵部郎中侯璉等徼破
之驥乃奏上方畧請遣叅將冉保等由東路直取孟定
會木邦車里夷兵而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
腹背受敵從之冬十月驥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刀門
捧以鎮康降遣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破昔

刺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敗其伏
兵遂進圍上江寨副總兵劉聚叅將官聚兵亦至因風
焚其排柵遂大破之殺其將刁放憂刁招漢父子虜刁
門項斬馘五萬餘級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小江通高
黎貢山道移駐騰衝留兵守之取道南甸至羅下思莊
遣指揮江洪等八千人為哨抵木籠山而思任發令陶
孟靠者軍心等以二萬餘衆乘高據險為七營相救驥
貴遣劉聚官聚分左右翼緣嶺攻之不下自率中軍進

夾擊之遂破殺靠者軍心等乘勝進戩賴隴把至馬安
山麓川大震尋敗其象陣於泥溝箐復敗其象陣於永
毛摩泥寨遂拔之而別將冉保合木邦兵降其夷衆十
二寨車里兵亦降其孟連長官司破烏木弄木邦等寨
斬首虜二千餘級驥等遂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并庫
藏廬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攜其二子
走孟養以大捷聞仍請留所部兵畀都指揮胡誌九人
分守金齒蒙化等處而是時維摩州賊韋郎羅稱廣新

王以叛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懼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廣南富州上守交惡十餘年不解驥諭之立釋構講命師旋上遣戶部右侍郎王質齎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特封驥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石追封及三代子孫世世承襲賜誥券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幣十表裏鈔萬貫而貴

進封定遠侯賞亦如之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
加等府庫為竭而驥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蔣
貴果勇善戰雖至大將猶摧鋒陷堅驥前後皆賴之成
大功而是時思任發尚在竄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衆
往來窺伺乃復命驥摠督雲南軍務率都督同知冉保
都督僉事毛福壽以兵往圖之賜金牌信符便宜行事
驥至思任發復走緬甸索之不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
能制乃奏請益兵詔復遣定西侯貴以兵五萬會討之

然緬甸卒不肯送思任發以思機發致讐為解驥等無如之何乃縱兵擣思機發寨獲其妻子家屬及從賊百餘戰象十一驥等還京師加祿定西侯歲五百石驥三百石其白金鈔幣如初而再保毛福壽等陞賞亦次之人頗以驥老師亡見績而中貴人振內主弗恤也而定西侯亦病死亡何西巡陝西寧夏甘涼等處所至申飭邊隘練士卒虜不敢犯久之召還會思機發竄之孟養孟養與相比匿不肯捕送於是驥復摠督軍務偕平蠻

將軍宮聚討之師抵金沙江賊立柵西岸驥作浮梁以渡一鼓破之復連拔其三柵斬獲萬計然竟不能獲孟養酋與思機發驥威名故甚盛至是凡三率師南矣而稍稍損於前一衛訓導詹英者官其地上言驥等輦重至役夫六百人多散綵幣於其屬使責重報鹵蠻豎輒閱之以為已役大軍十五萬一日起行因而相蹂踐有至死者又每軍使負米六斗跋涉山谷有自縊死者師抵金沙江彷徨不敢渡既渡縮胸不敢攻攻而失都指

揮等俟賊解散多捕漁戶以為賊俘此何異李宓之敗而楊國忠以捷聞也上為之下兵部會法司議請遣御史一員直抵其境會巡按御史勘報上不許然業已獎勞驥聚召還京矣至是停獎勞勅勒聚還而改驥領平蠻將軍討貴州苗獲其稱剗平王蟲富者檻送京師僇之加歲祿百石土木之難羣臣廷劾中貴人振不道株及驥景帝初召為摠督南京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素習嫚戎陣廢弛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為一

新而大司馬謙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上雖以罷
驥而內猶嚴之時禁私役閹人俱令籍入宮惟黥國公
寧陽侯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
多從女伎供張奉御如王公而魯武清侯石亨等奉太
上皇於南宮而驥與馬復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衛推
誠宣力守正文臣階為光祿餘如故數月復請老又三
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謚忠毅子瑋嗣至今不絕
一孫添尚長公主拜駙馬都尉驥奉太上皇之歲而文

臣楊善徐有貞亦封伯

楊善字思敬其先自太原徙而北平後北平進稱順天而善為順天大興人少補北平諸生不甚通經術而性沈敏能為人筭事時年甫十七而文皇帝起義兵則已知善名署典儀所引禮舍人從事睥睨間文皇帝即位之明年召補鴻臚寺序班二年改鳴贊又四年進司賓署丞選侍昭皇帝於青宮又八年進右寺丞又六年進為卿善偉風儀工舉止音吐如洪鐘每朝謁引進奏時

上目屬之而又重文翰與學士楊士奇楊榮善既家都城以積著起貲治居第郭外有園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有所宴賞則善家若歸又時時饋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卿間聲而中貴人亦多好之者卿之十二年滿考遷禮部左侍郎明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足胠不為倦敵犯京師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外郭以與敵角數有功進右都御史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

鴻臚寺事而是時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朝正
出即相率於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
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耶衆愧為之止而朝所遣使
漠北若王復王榮李實皆以庶僚假卿佐以往皆不得
要領而李實得一見太上頗倨而其辭戇然敵始挾太
上請我賂不甚讐欲奉之還而朝意更緩為北敵額森
責王復等非大臣故遣善然絕不為奉迎計亦不予善
一錢而善乃悉其訾不足則貸之中貴人悉益市綺繡

師比阿錫女紅線釦之類以往既至而額森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而詫善曰土木之後為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太上幸故里一不為戰備故輕以卒予敵而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而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砲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腹透七札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值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

以言無用曰和議成方且懼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語額森次日善入謁乃大賂之額森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人歲必再即稚子亡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而太師乃背盟好而見攻何也額森曰然則奈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我是以攻汝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額森曰者其稱者

猶云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通事為之也事露而誅矣即太師所使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耶額森又曰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礮殺剝剔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吾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有雷警今者能奉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穹廬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額森益喜曰者者因謂善歸而太上皇帝有重寶來購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太上皇天

下後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況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繼耶額森大悅曰者者遂以善見太上皇善再拜進醪糒問萬壽侍立不敢坐額森數目太上皇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頓首辭曰君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額森啗指顧其下曰咄咄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太上皇與善歸歸而上以非初遣旨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仍令寺事而

大司馬謙心許之其從行子弟有得官者易東宮加太子太保時太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投謁善復泫然曰太上皇不受賀何我曹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善始事中貴人振後更事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比會景帝病善伺知亨吉祥有迎太上皇謀遂與之合而發南宮錮太上皇即位論善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興濟伯尋加號守正改丈臣歲祿一千二百石予誥券世世承襲改領左軍都督

府尋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有四子一為勲衛一為指揮僉事一為千戶一為鎮撫而從子及養子官錦衣者復四人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幾與石亨張軌埒又嘗陰薦李賢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故有幾微於上亟疏善使邊功請位之三公獲以身免於是亨吉祥忌之稍稍間於上漸踈絀而明年善亦卒矣年七十五贈興濟侯謚忠敏子宗自勲衛襲四歲例奪爵為金吾衛指揮使孫增尚公主授駙馬都尉善雖負才辨

以巧取功名而憮忤多岸谷其為序班坐事下獄庶吉
士章朴亦坐事下獄與相狎言家有方孝孺集時方窮
治孝孺黨善從借觀而密奏之上遂誅朴而復善官最
後于謙王文之僂而陳循等之竄皆有力焉善死或云
見謙文為崇而李實者時以右都御史撫湖廣中旨奪
職為民

弇州續稿卷八十七